

## 编者寄语

《寻祖记》，为修好家谱，族里先祖的点滴信息我像拾麦穗般拢在怀里，一段被遗忘的先祖往事，竟像游鱼般自己撞进了网里，倒成了意料之外的收获。

《新大众文艺视域下的六盘山花儿》，花儿是民间艺术瑰宝，在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其存续逻辑既折射出技术赋权时代文化生产的范式转型，也揭示了共同体美学建构的深层密码。

《遥远的麦草垛》，麦子对于农民来讲全身都是“宝”，农户们习惯于将散落的秸秆集中堆放成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麦草垛，或田间地头，或房前屋后，成为一道带有标志性的风景线……

凭高而立，抬眼环望，千山万壑皆浸在苍翠绿意里。远处峰峦叠翠，如泼墨般的青黛漫延至天际。

风过时，林间松涛轻涌、竹浪翻卷，满目的绿荫竟似有了澎湃的动感，像一幅正徐徐铺展的青绿长卷，每一笔透着鲜活的生机。

塞上江南、黄河、六盘山……独具特色的美学价值绵延流淌，饱含激情的文字在家乡山川上诞生。本土文化给作家们带来的创作乐趣，纷纷以各自的笔墨展现家乡美景的诗意画卷。

文字是打捞地域记忆、编织人文经纬的纽带，在字里行间奏响文化的深沉回响。

文字是地域灵魂的镜像，民间艺术记录着文明碰撞的千年记忆，在时代语境中焕发新生，成为解码文化传承的密钥；

家族记忆似散落的珠贝，被细腻笔触串联成链，个体叙事融入历史长河，成为地域文脉的鲜活注脚。

家园的变迁在文字中铺展成画，从昔日的贫瘠到今日的葱茏，饱含故土的深情凝望，见证时光流转中的成长与蜕变；

乡愁则如无形的丝线，跨越山海连接故土，让异乡的风雨化作对家园的绵长思念。

对塞上风光的礼赞，将自然之美与生活之乐融于笔端，让青山绿水、安居乐业的图景在文字中绽放光彩。

文学回响交织共生，深植于宁夏的文化根脉，盛满鲜活的文脉记忆，让读者在字里行间读懂这片土地的过往与当下，深情与希望。

## 且听风吟

## 观山西应县木塔

□ 张海生

飞檐斗拱刺苍穹，  
千载犹存巧匠风。  
木骨擎天云让路，  
铜铃悦耳月凌空。  
三层暗阁藏经卷，  
九叠明廊接塞鸿。  
独立阳思魏武，  
当年谁见此殊荣？

## 汉宫春·咏鸣翠湖

（晁冲之体）

□ 王振娟

翠涌澄湖，正波蓝碧，暗度云涓。  
蒹葭万顷摇曳，百卉葳蕤。荷风送爽，  
正吹来、几缕清漪。更见那、沙鸥起处，  
碎银荡起涟漪。

恰若江南胜景，又移情塞上，别样芳姿。得黄河水滋养，野鹜翩飞。波光澄澈，照游人、醉倚兰桡。休更说、西湖烟柳，此间风月偏奇。

## 胜利日感悟

□ 杨治安

悠悠华夏，礼仪之邦。  
倭寇入侵，家国生殃。  
红军改编，挥戈北上。  
亮剑出征，浴血疆场。  
忠肝直前，雄师威扬。  
全民抗战，信念如钢。  
太行长啸，誓灭东洋。  
狼烟烽火，苦难辉煌。  
持久战，暗夜曙光。  
制胜之“眼”，呼应四方。  
忻口伏击，勇挫敌狂。  
百团掏心，多少悲壮。  
平型大捷，震震穹苍。  
雁门奇袭，灭敌嚣张。  
千军百战，空绝流芳。  
捷报频传，开启新章。  
山河有迹，绍其荣光。  
丰碑无言，操节弘彰。  
长缨在手，能打胜仗。  
铸魂培根，护卫疆土。  
二战史鉴，国耻难忘。  
民族奋起，家国图强。  
英烈不朽，敬崇名扬。  
基因赓续，永世隆昌。



敬请原创 首发优先  
投稿邮箱:nxrblip@126.com

## N 追思

## 寻祖记

□ 赵旭

为修好家谱，族里先祖的点滴信息我像拾麦穗般拢在怀里，生怕漏了半分。族中几位高龄老人更是我的重点“攻关对象”。那些翻来覆去的询问、一探再探的求证，自己都觉得絮叨，总揣着“别招人嫌”的小心。没成想昨天竟撞上桩好事——一段被遗忘的先祖往事，竟像游鱼般自己撞进了网里，倒成了意料之外的收获。

《遥远的麦草垛》，麦子对于农民来讲全身都是“宝”，农户们习惯于将散落的秸秆集中堆放成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麦草垛，或田间地头，或房前屋后，成为一道带有标志性的风景线……

凭高而立，抬眼环望，千山万壑皆浸在苍翠绿意里。远处峰峦叠翠，如泼墨般的青黛漫延至天际。

风过时，林间松涛轻涌、竹浪翻卷，满目的绿荫竟似有了澎湃的动感，像一幅正徐徐铺展的青绿长卷，每一笔透着鲜活的生机。

塞上江南、黄河、六盘山……独具特色的美学价值绵延流淌，饱含激情的文字在家乡山川上诞生。本土文化给作家们带来的创作乐趣，纷纷以各自的笔墨展现家乡美景的诗意画卷。

文字是打捞地域记忆、编织人文经纬的纽带，在字里行间奏响文化的深沉回响。

文字是地域灵魂的镜像，民间艺术记录着文明碰撞的千年记忆，在时代语境中焕发新生，成为解码文化传承的密钥；

家族记忆似散落的珠贝，被细腻笔触串联成链，个体叙事融入历史长河，成为地域文脉的鲜活注脚。

家园的变迁在文字中铺展成画，从昔日的贫瘠到今日的葱茏，饱含故土的深情凝望，见证时光流转中的成长与蜕变；

乡愁则如无形的丝线，跨越山海连接故土，让异乡的风雨化作对家园的绵长思念。

对塞上风光的礼赞，将自然之美与生活之乐融于笔端，让青山绿水、安居乐业的图景在文字中绽放光彩。

文学回响交织共生，深植于宁夏的文化根脉，盛满鲜活的文脉记忆，让读者在字里行间读懂这片土地的过往与当下，深情与希望。

## N 流年

□ 青纱帐

今年夏天麦收时节回农村老家探亲，颇令人感慨：小时候家家户户田间地头堆放的麦草垛，如今却很难看到了。儿时那大大小小或高或低的麦草垛，成为遥远的回忆。

我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小时候给人留下极为深刻印记的，就是家家户户的麦草垛了。

麦子是人们生活的重要口粮。那个时候，人们生活还不富裕，农业现代化更无从谈起，从麦子播种到收割，全靠人力和牲口。麦垛，不仅是人们对丰收成果的一种展示，也是生活中的重要依托，同时也给我们带来许多童年的欢乐！

麦子从选种、播种、灌水、施肥、除草、收割、晾晒、储藏到加工，要经过多个程序和环节，其中收麦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因为忙碌了一年，这个环节直接关系到农民的生活，如果不能及时从田地收割到家中储藏，遇到连阴雨，极有可能发生霉变而无法食用，那样就会直接影响到一家人的吃饭问题，由此可见麦收对于农民的极端重要性！

正因为麦收对农民极端重要，所以这个时候也是农民们最为忙碌的时候。一到麦收时节，家家户户都是起得很早，天刚蒙蒙亮就早早起床、磨镰刀、收拾东西到田地里割麦子，然后运送到打麦场，待晒干之后，就开始打麦，扬场，收麦子。

打麦和扬场之后，剩下的东西就是麦秸秆了。至于秸秆的作用，可以塞入床铺底下当“草铺地”或“麦秸枕头”，也可以下雨天从下方掏一些干的秸秆当柴火，倘若有手巧一些的人们，还可以用它纺织草帽或手编饰品，也有人创作画作等。

总之，麦子对于农民来讲全身都是“宝”，所以农户们都习惯于将散落的秸秆集中堆放成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麦草垛，或田间地头，或房前屋后，成为农村一道带有标志性的风景线。

对于儿时顽皮的我们来讲，麦草垛简直就成了我们的乐园。小伙伴们不仅在上面蹦跳跳从上面向下玩“滑梯”，还常常作为“捉迷藏”的绝好藏身处，钻进挖好的草洞（穴）中，再盖上一些麦秸秆，便很难被小伙伴们发现了！

当然，麦草垛也有危险的时候，有个小伙伴玩火时不小心把邻家的麦草垛引燃，吓得我们魂飞胆破，幸好大人发现及时扑灭……

虽然如今麦草垛已经极为少见，但麦草垛带给我们的快乐与惊险，早已镌刻进时间的记忆，挥之不去。

## 小宝茶话

三姐继续说：“二祖父从咱们这赵记沟起身，骑着一头毛驴，驮着行李、炒米和水，走了两个月才到达坂城。后来咱们二祖（高祖父）去新疆，按地址找到了他。说二祖父娶了个当地女子，生了两个大脚姑娘，日子过得不错，除了种地，还在大洋河（家族记忆也可能有误）里养了好多鸭子。祖父回家时，二祖父给了六个银锭，用个铁箱子装上，带回了赵记沟。那个箱子现在还在大哥家地下室存放着，箱子前面有个小洞，我小时候经常把手指伸进去拨弄铜片，发出的声音很好听。”

今天下午，我特意去大哥家地下室，想看看那个箱子。我随大哥进去，顺着他指的方向一看，心里却嘀咕起来：这箱子怎么这么大？和我想象的出入不小。我轻轻把它从案上抱下放在地上，四面拍了拍。大哥感慨：“几个银锭用这么大的箱子装，路上就不怕土匪？”我推算祖父去新疆找他二哥的时间，约在1895年—1925年间，我不时在想，当年箱子里，会不会还装着新疆的核桃、葡萄干之

类的稀罕物？

祖父回到赵记沟，用带回的银锭买了些羊，还添置了一匹马当坐骑。家里本有粮食，加上这笔外财，渐渐成了当地的富裕人家。

说到银锭，一个值多少钱？大哥比画着说：“一个银锭一般是六十两，我见过。”不过他见过的，并非二祖父给的那六个。他家里现在有没有银锭？或许有，或许没有。可我的心思只在那个箱子上。

不过，我一直有个疑问：二祖父日子不错，为什么没留祖父在新疆？细想也明白了：一来，非大规模移民时期，置办土地耕牛农具都得花钱；二来，祖父的妻儿都在赵记沟老家，举家迁徙绝非易事。

虽未同在一处，两地联系却未断，常有书信往来。只是这边收到信，一般不让年轻人看，怕有人也学着往口外跑。这种通信一直持续到1965年才中断。二祖父终其一生再没踏入故乡的土地，那些家信后来不是被烧了就是被压着，终究没留

下片言只语。

听老爷说，当年他拉骆驼（彼时跑驮运如同现今跑运输）找到二祖父家。二祖父正好不在，二祖母招待他吃完饭，安排他和雇工同住。第二天二祖父回来得知，特别生气，觉得老家来的孙子怎能如此怠慢。老爷没提给钱的事，但土特产是肯定带了的。

今天，我特地打电话请教了当地一位老师，他是地方史专家，对王乐井一带过往很熟悉，曾撰写乡志及各村志，也常帮人修家谱。据他讲述，那时候约1878年—1883年，王乐井方圆几十里只有两个人走了口外，除了我家二祖父，还有一个叶姓男子。我内心嘀咕：他们俩会不会是结伴去的？

他接着说：“这位叶氏先祖，心思活络，不安于当地耕种，到了新疆却赚了大钱，后来家里雇的伙计也多是从老家王乐井过去的。他和老家的通信一直未断，直到1951年突然中断——寄去的信石沉大海，那边也再无音讯。上世纪90年代，叶家修谱时专门组织人开车去新疆寻踪，围绕过去的地址找了整整两个月，终究一无所获。”

如今我已年近七旬，有生之年还能找到二祖父吗？时代变迁，往事如烟，先祖迁徙的足迹被时间掩埋，留给我们的，只有这只铁箱子里藏着的零碎记忆和无限的追思与遐想。

谨以此文致敬具有开拓精神的先祖。

## N 百姓纪事

对于甘泥台，从听闻其名到心生陌生，直至今日相见，大约已过二十年光阴。今夏终于得见，这一见让我百感交集。站在台上居高临下环视四周，群山苍翠，绿荫澎湃，好一幅青青长卷。刚才进山时走的车道和步道旁，大小树木都已挂果。身为矿区子弟，我从来没有想过这片只长石头不长草的地方，也能孕育出一片绿洲。

远望石炭井矿区，宁静和美，如隐居山林的隐士淡定浅笑，仿佛诉说着退隐后的日子、重生后的心里话。与甘泥台相对而望的一座高山，绿树逐层盘绕而上，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几个鲜红的大字衬得格外醒目。我突然变得语无伦次，作为曾经的石炭井人，我不知道怎么跟同伴介绍，一切听导游的吧。我对眼前的一切只有惊诧，是家又不像家，是矿也非旧时矿，心绪难平地在这台子上一圈圈远望感慨：一片忠诚在，黑山变青山。设计者有心，园林人有情，这360度视角的观景台特意留下一小片原貌，醒目地“列队”于绿植的主力军中。

所有语言都显得苍白，只需看上一眼，便知道这里经历了多少场战天斗地的生硬仗。在那幅记录修复历程的彩绘图前，人们久久不愿离去：有多少人为此流汗流血，有多少个酷暑严寒里他们守着希望等天明。在外人眼里一切都是弹指一挥间，在他们身上，岁月却像刻刀一下刻在心上。只要山能绿、水能清，他们就跟这甘泥台顶天立地。

此时的我，不得不重新打量眼前的甘泥台。这个位于石炭井大磴沟火车站对面的台子，现在是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的旅游景点。上世纪90年代后期，石炭井矿区几个国有煤矿资源枯竭相继关井撤离，而私人煤炭市场火爆，大磴沟又多为地表浅层煤，一度遭到严重无序开采。当时这里到处煤尘，满目疮痍。那些采矿者早就将“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理念抛之脑后，最终这片山峦不堪重负，直至“稳准狠”的打击和整治全面启动。一场声势浩大的生态修复工程，让群山回响起植绿的号角。

随着生态修复工程的推进，这里被列为重中之重。恢复性植树种草是一项系统而持久的工程，全镇总动员，各单位机构齐上阵，大磴沟的山又“活”了过来。这一次，使命再次转变：全面实施网格化管理，渣石上铺黄土，矿坑深度掩埋，标准化种、养、护一体化推进，一定要让花草、灌木，甚至树木，在这片昔日狼藉不堪的群山上扎根。讲解员声情并茂地讲述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一串串人名和数字，我和伙伴们记在心里。因为他们，这甘泥台才成为生态恢复的见证，成为贺兰山综合治理的示范。早就听伙伴们说过它花季的芳容，却没想过会如此壮观。

此时的甘泥台四周苍翠叠翠，重生后的大磴沟一扫曾被毁得体无完肤的惨象。甘泥台下的翡翠湖水如其名，绿汪汪的好似海子，只不过这曾是采矿废水，死水微澜，默默注视着一段历史。与它隔岸相望的则是新建的蓄水池，水光潋滟，生机盎然。清风徐徐，似在诉说春华秋实，这般山水相接之景，恍若小九寨。感谢护山人的匠心付出，让此山与彼山、此水与彼水、此路与彼路相映成趣，构成生动的生态教育场景。不能只听传闻，一定要到现场看看：最生动的教育往往来自亲身体验，只有亲自走一走新修的公路，看一看新生的石炭井文旅小镇，望一望甘泥山上的风景，才能真正懂得守候贺兰山绿色防线的爱与忠诚。

现在的甘泥台是石炭井文旅小镇的入口景点，春看花、夏观景、秋收果、冬赏雪，既保留了工业遗迹的痕迹，又生动展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处一隅而知全局，我已深切感知到重振石炭井雄风、尽显贺兰山峥嵘的成效。相信每一位来者都能在此隔空回望，感恩天地人和，一同守住这绿水青山好家园。

## 新大众文艺视域下的六盘山花儿

□ 王婕斯

作为西北地区的音乐活化石，六盘山花儿既承载着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碰撞记忆，也是宁夏六盘山地区的民间艺术瑰宝。在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其存续逻辑既折射出技术赋权时代文化生产的范式转型，也揭示了共同体美学建构的深层密码。

文化基因的现代转译：从口传传统到交互叙事

六盘山花儿的音乐美学体系，根植于西北方言与山地环境的共生关系，其声腔系统具有鲜明的“商微型四声腔”特征。商音（Re）到羽音（La）的大二度下滑，生动模拟了山风穿洞的自然声响；而受诵经音调影响的微分音运用，则在哭腔特质中营造出独特的审美张力。这种音腔形态承载着地理空间的物质记忆。再如《黄河岸上牛喝水》中商徵交替的旋法结构及旋律对河套地貌的声学映射，更通过歌词“三句一叠”的传统格式、双字尾韵律（如“尕妹妹 / 我的花儿哟”）与陡山地区方言音调融合的装饰音处理，构建出“土花儿”特有的语言音乐化范式。

新大众文艺视域下的传承实践，正推动这种文化基因的创造性转化。如“非遗进校园”等活动，将花儿与现代教育场景深度融合，在市县小学的课外活动及社团中，孩子们通过角色扮演体验“花儿对唱”的趣味，右手画圈如揽月的“拦羊手势”被解码为放羊少年的情感投射。教

审美现代性的突围：传统基因的韧性生长

从审美现代性视角审视，传统音乐基因的

适应性突变展现出独特的发展轨迹。民族音乐乐学框架下的传承变异，揭示了这一过程的内在逻辑。历史层积中的风格嬗变清晰可辨：明清时期的原型层保留了古陵山徒歌特征，清至民国的融合层发展出“三句一叠”的典型范式，而20世纪以后的当代层则出现“花儿剧”等新形式。现代性冲击下的调适策略同样值得关注：比如从田野山间的赤足踏歌到舞台化的“程式化表演”，身体姿态的规范化导致声腔表现力的部分消解；录音技术改变了声音的时空属性，王洛宾的记谱实践虽保存了原始形态，却也固化了某种“经典化”的审美范式。教育传承困境则体现在十二平均律体系与传统民间律制的冲突，导致新生代歌手出现“音准焦虑”——这种焦虑本质上是农耕文明听觉经验与工业文明听觉范式的认知错位。

新大众文艺视域下的六盘山花儿，正处于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发展中。传统音乐正在转化为文化资本，参与地方经济结构的重构。这种动态平衡揭示了一个根本命题：文化基因的存续不在于凝固性保护，而在于创造性转化。其每一次声腔的震颤，都在重写着文明对话的当代语法。这种活态传承实践正是“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注脚。